

博客江湖

有财的地方 就有江湖

主 编 :李 骐

编 辑 :钟 恬

Email :scb@qqsbs.com

电 话 :0755-83514139

2012年 3 月 3 日

星期六

■周末随笔 | Weekend Essay |

有文化复兴的前提与可能吗？

黄家章

这些年，复兴是一个时髦词。套在文化领域，文化复兴也是一个时髦的词。文化的核心是文明，文化体现在人类的物质与精神产品中，也存在于人类的社会关系、语言符号和风俗习惯等之中，所谓的文化复兴云云，则是恢复文化曾有过的历史辉煌。

现在的问题在于，文化复兴有前提与可能吗？

在自然界，春回大地、万物复苏是一种复兴，因为此前已有春天。按理类推，文化复兴的前提，就是我们的历史曾有过至高无上的历史辉煌。那这种辉煌是否真实地存在过？陈寅恪先生曾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研究经济史的国外学者则发现，宋代经济的工业化、商业化、货币化和城市化方面，远超世界其他地方。另外，宋朝的文学有宋词，艺术有《清明上河图》，思想信仰上有理学与心学的争鸣与三教合流等等，气象万千蕴涵精粹，以至张载说出了那段在吾国思想文化史上可谓一览众山小的高屋建瓴之雄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如是，我们就复兴宋代的思想文化吗？问题简单，答案却非肯定的。因为在更根本的方面，存天理灭人欲、生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类的反人性悖幸福的鼓噪与实践，在宋朝同样登峰造极，堂而皇之的皇权文化、太监文化、女性的缠脚文化，以及对诗词歌赋之类的文字游戏也要穷追猛打不惜残杀文化人的文字狱，种种黑暗也都是涵容在存一家之理灭百姓人欲的内涵与外延之中，并一直延续到元明清乃至更后的年代。

历史教科书老说我们的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确实，我们的历史悠久，但其中有着太多的野蛮成长（当下，这集中地被野蛮拆迁之类的行径所延续），虽有极少数成者为王的所谓喜剧，却有更多数不胜数败者为寇的悲剧，如鸿门宴上项刘那种一念定生死、一宴定天下的事，显然也不是百姓之福，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的场景已经无数次发生。19世纪初的黑格尔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此语虽偏激，却不乏睿智洞见。历史如此，文化也同様，既有唐诗宋词到明清小说的灿烂，但也不缺从皇权文化到文字狱之类的溃烂。中国文化早熟，但至今还远未成熟，少了大度、宽恕与包容，少了细水长流天长地久的追求，少了春风化雨式的温情与滋润。这既使生活在今天的我们处在一种尴尬的境地中，也使我们处在一种必须前承古人后启来者的巨大挑战中。我们追求的文化春天，一定是尊重人性、尊重自然、合法有序、和谐平等与百花齐放的——仅这几点，就不是单纯的文化复兴论所可以企及的，因为在我们已有的包括宋朝在内的历史中，这个春天确实未曾出现过。既然这个文化春天是史无前例的，不在过去时而在未来时，那么，现在说文化复兴，自然也就失去了前提依据。

中国过去的百余年，走上了追求并逐渐落实的民主自由、宪政法制和市场经济之路，这是此前数千年前所未有的，为此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也就成为了其中的先声。文明社会经历了农耕时代、工业时代和网络信息时代，生活在今天的我们，面临着各种新领域新前景的挑战，也就必然要面临着史无前例的文化创新与文化新建构。比如在今天的金融市场，复兴我们历史所缺乏的投资文化显然是伪命题，投资文化的新构建才是真问题、大问题，无此新构建，到处流行的就只能是赤裸裸的投机。股市中盛行着无回报的圈钱，所谓的文化交易所，则可以把价值三百万的国画一步就炒到三千万等等。投机者投机成功则移民，投机失败则怨天尤人，更甚者则如在高位买入房产投机失败后就去砸售楼处，充满着浮躁与戾气。投资文化的新构建，需要法制改良与社会进步作为支撑，否则，在诸如土地70年租让期的制度面前，房产就只有投机这一条路，根本不可能奠定投资不动产的基础。又比如，我们现在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文化如何为工业化进程注入更多的人文关怀与温情，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如何能做到对本地原居民文化多一些尊重乃至敬畏，新都市如何培植起海纳百川的移民文化，让城市变得更宜居等等，问题都是全新的，答案显然不可能简单从所谓文化复兴的征途中寻到。站在当下，文化体制与经济、政治和社会体制一样，当务之急是改革创新，而不是所谓的文化复兴。

文化复兴论如果仅是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个人追求，不论这是否是阿Q式的目标，在文化多元论的广阔空间中，都值得尊重。但如果文化复兴成为当下时代之宏大追求的一项目标，如果不想成为假大空的形象工程，那就很有认真反思和谨慎运用的必要。有智者曾言，历史是一面镜子，不是一根绳子。现在，面临着更丰富世界、更莫测未来与更多可能性的我们，何必仅是寻找历史的那根绳子并据此开始攀爬呢？何必仅因这项攀爬而拒绝多元又博大精深的更多文化探索乃至探险的无限可能呢？古人眼中的缘木求鱼是不智之举，现在如果仅是大力提倡文化复兴，难免就仅是缘历史之绳而求不可能达成的文化发展。我们更应视历史是一面镜子，从中明得失，更多地直面现实和未来，文化的前景或就是如海阔天空般开放，而不是画地为牢的所谓文化复兴所能限制的。在路上的我们已经不是骑在马上，而是驾驶着汽车向前再向前，人在汽车中，能让我们看见前景目标的挡风玻璃很大，后视镜却很小，因为前景比背景更重要，现实与未来比历史更值得期待。仅以体验文化复兴论所不能涵盖的现代汽车文化，举一反三，我们还可以有更多的联翩浮想。

我们不可能再回到田园牧歌式的年代，不会仅是复原清明上河图的街景，即使春江花月夜依然，我们甚至不可能简单复制古人古时的心境，日月如梭，生活在登月时代的我们，见识更丰富，新观察与新感悟会孕育着新的文化。

为熊叫屈的道德

肖国元

因为“活熊取胆”，归真堂IPO申请遭到了一些人的强烈抵制，其中不乏社会名流（据媒体报道，动物保护组织动员了72位知名人士联名反对）。在陈述我的观点之前，我们有必要假设这样一个前提，即熊在取胆过程中要忍受痛苦，而不是将熊是否痛苦作为争论的话题。这样可以撇开无意义、也不会有结果的、甚至模糊焦点的技术性争论。还有一点需要强调，我们讨论的是归真堂以及归真堂的熊。因为作为动物之一种，黑熊是广泛存在的；因此，活熊取胆也大量存在，不排除存在一些技术含量低的粗暴做法。

说实话，作为人，在熊取胆过程中，它是否痛苦，你我都无法感觉到。即使你感觉到了熊很痛苦，那也只是熊的痛苦，而不是人的痛苦，至少直观上如此。而且，如果要就此谈论痛苦，那么我们可以肯定，人世间比熊痛苦的事多的是。在连人的许多痛苦都无法消除的时候，滔滔不绝地谈论熊的痛苦，至少是奢侈的，甚至是矫情的。因此，以熊之“痛苦”为由认为活熊取胆不道德，进而反对归真堂上市，实在太勉强。

衡量活熊取胆是否道德，实际上与两个问题有关：一、很明显，是熊之痛苦与人之痛苦的比较问题。即使像一些反对者那样将熊心比人心，那么，我的结论仍然是人的份量与位置要高于熊。二、在这里，道德问题不是“痛苦”、“残忍”两字可以尽述的，本质上是行为正义的问题，即归真堂活熊取胆是否正义之举。因为以“残忍”、“痛苦”为标签的空泛的道德诉求，无助于我们理清事情的真相。

上面已经提及，以“痛苦”为由的反

对诉求，表面上有强烈的道德感，实际上这种道德很飘渺，很空泛。甚至可以说，他们的言行顾及了熊的道德，但忽视乃至践踏了人的道德。可以肯定，这样的道德观除了迷惑一些不明事理的人并进而煽动他们的情绪之外，没有任何积极意义。那么，熊取胆时带给一些人的不适，更不可以成为他们反对归真堂的理由。因为他们的不适或痛苦只是自己的一种心理反应，与归真堂的行为并没有直接牵连。

即使这样，我仍然不愿低估这些反对者的慈善之心。我相信他们为了保护黑熊付出了自己的深情厚谊。但是，接下来，我们必须追问，保护动物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当然，不是为保护而保护，更不会不惜一切代价而保护，是为了维护自然的生态环境，让世界处在和谐的平衡状态，以利于人类的长远利益。这样的保护与对动物进行合理的经济利用并不矛盾。在保护稀缺动物的同时对它们善加利用，是世界通行的做法，其有效性获得了严谨的理论支持。正因为如此，美国的动物保护法不干涉对动物的商业性养殖。归真堂繁殖、饲养黑熊，没有围猎、捕获黑熊。即使按动物保护者的要求与行为标准，这对黑熊种群数量以及它们原有的均衡关系并没有产生不好的影响。

相反，与熊胆有关的药品市场的需求是实实在在的。作为中药原材料的一部分，熊胆粉的应用是广泛存在的。即使像动物保护者所说的那样，熊胆粉能被人工合成药取代，也不能否认天然熊胆粉的独特功效。作为归真堂，饲养黑熊耗费了大量资源。因此，对黑熊进行合理的经济利用是它的权利。它有权处置自己的工具与产品，就像其他企业能自主地使用自己的生产资料一样。而且，归真堂的所作所为

股市“慢牛图”正在展开

汤亚平

投资、消费、储蓄，无疑是个人财富管理的“三驾马车”。

2010年我国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首次突破30万亿元。如果居民储蓄的增长不能转化为投资，过度的居民储蓄抑制了现期的消费，消费需求不足，投资效率低下，那么居民储蓄就会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的影响。反过来，投资、消费不足，又使居民储蓄可能出现滞涨。

前央行副行长朱民曾列举一组数据：中国居民储蓄在过去20年前的增长是19.6%，今天还是19.6%，中国政府的储蓄20年前是4.7%，今天是8.6%，公司的储蓄从20年前的7.8%涨到今天18.5%。很显然，储蓄的增加是公司储蓄为主的增加。也就是说，事实上，中国居民并不富裕。那么，中国要调整增长模

式，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被推上了最前端，关键是保障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与日俱增。

在零利率或负利率背景下，居民的财产性收入要靠个人投资来实现。以美国为例，西方发达国家居民投资可供选择的主要渠道是：一是储蓄存款，约占美国人投资额的15%；二是股票，约占投资额的40%；三是保险和养老金，约占投资额的20%；四是债券，占到投资额的10%左右；五是其他投资方式，如购买外汇等。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美国人在零利率条件下股票投资占比最大，而我国在负利率条件下仍有六成居民选择储蓄存款？难道中国投资者不知道巴非特的提醒——“你的钱睡着也可能中枪”吗？非也。问题在于中国股市要从根本上改变“站起来更容易中枪”和长期以来“一赚二平七亏”的局面。

一段时间以来，贝塔值(β值)成为一



并没有触犯国家法律。因此，在“黑熊养殖——取胆汁——生产熊胆粉——销售产品”链条上，归真堂的利益是完整、连续、合法有效的。阻止归真堂活熊取胆，本质上妨碍了归真堂使用自己的资源，侵害了其使用自己合法拥有的财产的正当权利。

由此，我们可以给归真堂的行为做出价值判断：第一，没有侵害野生黑熊种群，没有减少其数量，只不过为了对熊进行经济利用而繁殖。第二，熊胆粉是许多中药的原材料，能祛除病人的痛苦。可以说，这样的行为，没有对动物生态产生负面影响，只不过用黑熊的“痛苦”换来了人的“幸福”。

其实，人类行为道德与否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哲学命题。自亚当·斯密、杰里米·边沁以来，关于道德的探讨一直没有停歇过。边沁时代，评判行为是否道德，标准就是看行为的影响与结果。按照边沁大多数人的最

大幸福的功利主义原则，如果行为所带来的幸福大于痛苦，该行为就是正义的、道德的。虽然后来的伊曼努尔·康德、约翰·罗尔斯等政治哲学家在边沁的基础上扩充了道德理论，发展了要求更严的道德哲学，丰富了行为正义与否的新标准，但是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衡量行为正义与否，仍然是有效的与必要的。在归真堂活熊取胆这个事件上，得失是非清楚明白，用不着高深复杂的理论。这种行为虽然与动物保护者的希望与愿景相冲突，但与中国现实的生活状态是紧密相连的，有着坚实的道德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归真堂的反对者除了“残忍”、“痛苦”等貌似人性的说词之外，几乎提不出什么实在有效的理由来支持他们的主张。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那种为熊叫屈的道德实在是超前了。

些市场人士关注的焦点，相对于市盈率等指标，贝塔值或许更能反映在经济增长出现减速情况下的投资选择标准。巴菲特则在最新年度“致股东的信”中如此阐释：我们将投资定义为“现在将购买力让渡给他人，合理期待未来支付税率后，仍能获得更高的购买力”。简言之，投资就是放弃现在的消费，以便将来有能力消费更多。由此巴菲特得出以下结论：衡量投资风险高低的指标不应是贝塔值（波动性越大，则被认为风险越大），而是持有期满后投资人出现购买力损失的概率。资产价格可能大幅波动，但只要有理有肯定投资期满后它们带来的购买力能得到提升，这项投资就没有风险。基于此，巴菲特旗下公司逆市增持包括科技股在内多种股票。

事实证明，年逾八旬的巴菲特老爷子又做对了，如今金融危机发源地的美国股市几乎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相比之下，沪深股市主要指数还在低位徘徊。笔者认为，美国

投资人的风险偏好是较为理性的，而中国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往往带有浓厚的非理性色彩，关键时刻显得畏首畏尾，甚至不堪一击。

这种情形也许正在发生变化。证监会主席郭树清日前的一些新提法值得关注：一是认为投资“不差钱”。此前，郭树清还表示要重视A股经过调整后正出现罕见的投资价值，使股市成为居民财产性收入的财富管理平台；二是吹风“蓝筹价值论”。他明确指出大型绩优公司股票价格比平均水平低了约40%，多次力挺蓝筹；三是对经济与股市“有信心”。他指出，我国经济是典型的大国经济，有着巨大的内需市场，国际环境的影响其实不如想像的那么大。他还坦言，中国股市确实存在许多与经济的脱节现象。但我国资本市场非常年轻，固然存在许多不成熟的地方，但也充满旺盛生机。他同时又反对在股市里赚快钱，赚大钱——一幅郭氏A股“慢牛图”似乎浮现在投资者眼前。

还有多少钱？都放进股票里，保证赚钱。”

如果你有20万，你会全部放进去买股票么？”我问对方。

对方想了下，回答：“15万放进去，留5万吧。”

既然你那么肯定能赚钱，干嘛还要留5万，把那5万也变成10万不是很好么？”……”

我笑了：“可见你对股市还是有风险意识的，那就别说这么肯定的话，更别说什么‘保证’。股票这东西，只要你投入，就说明你认为它会涨，不说‘保证’，起码有一定的把握，对吧，可是怎么那么多人亏损呢？炒股还是不要这么绝对，莫误导别人，更别误导自己。”

现在再看大盘行情，上证指数都上到了2400多点，回想朋友说的那句话，真错过了？我看未必，股市机会随时有，炒股心态最重要，适当放下让自己放松，才有更平和的心境投资，不是吗？